唤起军人的阳刚与血性

■罗 援

书苑特稿

纵横捭阖，谈古论今

读完刘洪顺博士的新书《战场无亚军——军人血性与血性军人》（解放军出版社），我这个穿了几十年戎装的老兵也不禁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可以说，这是一部令人拍案而起的铁血之作，令铁血男儿血脉偾张，令阴柔之人奋起警醒，其立意高远，切中时弊。一个有血性的军人就应当“时刻准备着”，生为战，备为战，闻战则喜，闻战起舞，敢为天下先，永远争第一，勇往直前，不胜不休，到战场上奋力拼杀夺取冠军。

中国已经三十几年无大战事了，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国家经济实力大跨步增长，老百姓安居乐业。但是，对军队来说，长期的和平环境也容易销蚀一支军队的斗志。和平年代不能建“和平军”，和平崛起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高枕无忧、挂上了“免战牌”，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因为只要稍有闪失、稍有懈怠，就可能在未来战争中导致惨败。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眼实现强军目标，明确提出了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战略要求。这是首次将“有血性”纳入现代军人标准，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由此，全军上下掀起了“研究血性、培养血性、弘扬血性”的热潮，“血性”也成为全国、全军的热词。放眼未来五十年、一百年，我们再来看这一历史性的举措，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历史时期，在我们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央的关键时刻，“有血性”必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改革开放以来，我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那些潜在的对手们更是快马加鞭，试图保持与我们的“代差”，企图消磨、腐蚀我们的血性。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应该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始终高悬在我们的头上。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在未来的前景一片大好之际，我们容易被“和风吹得军人醉”，更应当警钟长鸣，将这“三个能不能”牢记心间，通过扎扎实实、认认真真的备战，真正把“能不能”的问号拉成“我们能”的感叹号。每一名革命军人都应当充满着血性。军人不言战，谁言战？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血性”是一门学问，它是理性与血性的统一，敢战与善战的统一，尚武与崇和的统一。有备才能无患，敢战方能言和。

我们说的“血性”是纯净血，容不得任何杂质和水分将“血性”变质或者稀释。现在一些人，以所谓的“人性论”来对冲“血性”，以反对“民粹主义”来诋毁“血性”，以所谓的“理性”来淡化“血性”。血性就是血性，血气方刚，热血沸腾，视死如归，慷慨赴难。如果都要拼刺刀了还瞻前顾后，再谈什么“人性”“理性”“柔性”，无异于对战士的犯罪，无异于自杀。战争的指导者可以讲“不战而屈人之兵”，战争的执行者只能讲如何“战而屈人之兵”。战胜敌人就是有效地保存自己，保护战友，保护人民，这才是最大的“人性”。

有青年朋友曾经问我：“什么是好男人？”我回答：“好男人就是一个让好女人敢于嫁的男人。如果是一个戴着大耳环，涂着红嘴唇，娘娘腔十足，扭捏作态的男人，谁人敢嫁？好男人就应该像《亮剑》中的李云龙，忠诚、有责任感、敢于担当。”读完此书，你会对什么叫“好男人”、什么叫有“血性”有个深切的体会。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那是一部气势磅礴、色彩斑斓、荡气回肠的民族血性史；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一部矢志不移、英勇奋战、充满血性胆气的斗争史；一个成功军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昂扬向上、充满正能量的人生奋斗史。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苟且之辈，但主流中还是闪耀着血性奋斗的光芒。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应当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放眼世界，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

“有血性”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这本书用的是通俗易懂的语言，但是让人读完之后能够深深地回味，让你去思考“我该怎么办，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说，这是一部充满深刻思辨和现实关切的“血性学”研究专著。该书纵贯四千年，横连中和外，以史为经，以重要人物和典型事例为纬，全面诠释了军人血性的五大要素“忠、勇、义、智、严”，使军人血性有了全要素、多侧面的立体化呈现，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书中既有对历史问题的深刻追问，又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反思，还有对第一手材料的深刻剖析，思想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叙事也具有很强的鲜活性，“代入感”很强，让人手不释卷。作者千淘万漉出来的这些历史细节和精彩动人的故事，能够带领我们一起去破解军人血性的“密码”，将培养“有血性”军人的要求落地生根。

每个人都是带着母亲的鲜血来的，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着要有血性。只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有的“血性”被异化了、被毒化了，有的“血性”被稀释了、隐没了，而大部分的“血性”则在人生中升华燃烧。人人皆有血性，只是尚待唤醒。这血性就像一座火山，如果得到充分激发，将会喷薄而出，焕发出巨大的能量。有血性的人生灿烂瑰丽！有血性的军队永不言败！有血性的民族必获复兴！有血性的中国筑梦必成！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必须要有血性。战争是一场特殊的竞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有冠军，没有亚军。

留存时代的印迹

■张 彦

“假如你对生活热爱，就不该让一页日记空白。”这是军旅作家、著名诗人胡世宗青年时代在他的每个日记本扉页上写下的激励自我的一句话。如今，56载时光流逝，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践行着这句话，17卷本、972万字的《胡世宗日记》（春风文艺出版社）留存下他对生活、对生命最全情的热爱。

文字记录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民族、国家的记录是大历史，这组成了历史的骨架，个人化日常生活的文字记录也是历史，这些细节丰满了历史的血肉，让往昔更鲜活地呈现出来。《胡世宗日记》在记录个人生活过程中，没有把个人生活悬置起来，而是把个人生活植入历史的进程当中来体现。这不仅是在给自己作传，也是在给时代作传。从《胡世宗日记》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律动和时代的脉搏。同时，日记充满了理性的力量，对任何一个事件都给出了作家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为建构一个人的心灵史提供了前提。《胡世宗日记》摹写了许多的文坛经典人物和社会历史人物，像浩然、刘白羽、臧克家、艾青等，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都有着历史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胡世宗日记》代表了踏踏实实的人生，代表了执著的坚守信念，更代表了时代正能量的聚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精神范本，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个体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地贡献于社会，并走向圆满的自我完成。同时，《胡世宗日记》从个人视角保留了作者过去时代的学校生活、军旅生活、家庭生活、文人交往等最真实的生活图景，社会层面驳杂，内容丰富。而各种琐碎日常建构的不仅仅是个人生活史，更是一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史，其蕴含的丰富信息值得重视与研究。

《胡世宗日记》时间跨度之大、内容之丰富、资料之翔实，使之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日记同时也是传记写作之最，为现当代作家日记和传记研究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个案。

乡土文学新方向

■安 歌

在谈到李瑾的“小人物”故事系列创作时，著名作家贾平凹认为，李瑾是一个雕塑家，寥寥几笔，笔下人物就被刻画得极有生气，各有各的眉目。在我看来，《地衣——李村寻人启事》（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新文体，而且还自觉探索了乡土文学的一个新方向。

《地衣》收录了52个普通百姓的普通故事，这些百姓身上，没有宏大叙事，甚至没有城乡和中西双重落差交织而成的追问，只是通过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言行，讲述现实本身。作者笔下的一切都是原生态的，通过还原、记录普通百姓的日常，为他们立传，这个意义上，52篇故事就是52个人物的传记，甚至说是他们的“说明书”。在对每个人物的处理上，《地衣》的手法是小说化的，即通过裁剪、组装人物的日常，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两千字左右的篇幅内实现对一个人物的形象刻画。而风格上，《地衣》则是散文化的，其“神凝形散”“神收形放”，以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语言展开了一幅真实的乡居画卷。按李瑾个人的说法：“我所记录的人和事乃至里面的每句话，都能在村子里找到声息。我喜欢在电线杆下聊天，观察，并做些简单的笔记，以期把握每个人独特的命运。”在作者看来，这种记录而非纪实性描写与小说迥然有别，其写作手法则又借鉴了小说的技巧。

李瑾在《地衣》系列故事中虽着力表现人的善、性的美和行的自然，但对假丑恶的一面也没有刻意回避。作品中，李瑾对人物的性格并不进行褒贬，而是通过日常行为或情节的记述予以镜现，留给读者自己判断。比如在《小沈阳儿他娘》中，李瑾并没直接说孩子不孝顺，而是借用了小沈阳儿他娘请儿子吃鸡这样一个细节：“阳儿撕巴着老母鸡，吱儿吱儿的，造了一斤老村长。完事了，嘴上的油也不擦，把两个鸡爪子往怀里一揣，说，给二子儿他娘留着。然后，又嫌乎他娘，请客哪有不请儿媳妇的？怪了事儿了。”

就《地衣》的艺术特征而言，作品平淡朴素，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使“日常生活审美化”，但又不乏机智与幽默，叙事朴实却又很具有杀伤力，在《人民文学》组织的一场《地域写作：开阔地抑或窄门》讨论中，评论家们曾三次提及李瑾的《李村寻人启事》（后集结为《地衣》），认为他“语言最为爽利，但这种语言能够被简单地模仿吗？”

梁鸿认为，今天书写乡村的人，大部分都已不在乡，已是离乡者。这一批评在宏观上适用于当今绝大部分乡土文学创作。还有人认为，乡村的渐行渐远加剧了人们的历史怀旧。李瑾的出现直接否认了离乡式、怀旧式写作，通过记录普通百姓的日常，与生活保持同步性和同幅度。作者在记录，但绝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回乡者，而是和人民一样，都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李瑾的这种努力体现了乡土文学的一种新方向：“作家离地面越近，离泥土越近，他的创作越容易找到力量的源泉。”

大美中国·太湖帆影

袁中秋摄

长征

第4332期

今日阅读

名家荐书

书海风景的最佳导游

玉兰花香扑鼻来

——读王锦秋长篇小说《月印京西》

■周大新

王锦秋是与我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战友。他当年由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没能从事专业创作，但他对文学的那份痴情不改，常把业余休息时间用来创作。200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雪落花开》，作品在当时获得很大反响。2016年，他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担当》，该书后来获得“中国年度好书奖”。2018年，他又推出长篇小说《月印京西》（时代文艺出版社，《作家》杂志2018年第5期刊登），这部新作在艺术上又做了新的探索，我为他在文学上的新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

《月印京西》的开篇背景是西非突发埃博拉疫情，为了防止疫情在更大范围内扩散，我国国内一所著名传染病医院——“京西医院”临危受命，抽调专业防控队伍前往疫区进行援助。年已九十岁的医院原院长白玉兰力排众议，建议启用身世复杂的外籍病毒专家金玉春为队长，而此时她的女婿雷学武正接受纪委调查，外孙女雷新月隐蔽的恋情显露……几起令人颇感突兀的事件集中在一起，充满了悬念感。作者从容铺展文字，使一段段故事跌宕起伏，一个个人物跃然纸上。

书中每个人物的经历都围绕着这所医院的历史展开，都与白玉兰院长发生着关系。曾经的京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青山、“病毒之子”柳原、为爱不惜一切的交际花沈玉婉、陷入权力欲和情欲的雷学武、私生女白云霓、身世奇特的金玉春……多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奇妙合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白玉兰丰富人生经历中一个个片断景观，反映出动荡年代里人们相互交错的命运浮沉，也使白玉兰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读完全书，这位老人已栩栩如生地站在我的眼前，她身上的那种人性之美就如玉兰花一样，发散出一种沁人心脾的馨香。

王锦秋这部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场景之所以选择在传染病医院，是因为他曾供职于国内某著名传染病医院。他在这所医院任职时的所见所闻，就成了他新的写作资源。这是他一直以来特别的优点，从不放过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文学化思考和书写。我们在读这部小说时，会感受到作者对民国时期传染病的防控史了然于胸，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防疫的情况很清楚，对援非抗埃的突发性国际安全事件非常熟悉。这部小说所表现的生活领域，是国内其他作家从未涉足的。他处理和表现此一领域生活的魄力和技艺令我叹服，书中显露出的国际性的视野也令我惊奇不已。这是一个传奇传染病医院三段不同时期历史的展示，是一部四代人爱恨情仇交织的故事的演绎，也是作者丰富想象力和表现力的一次展现。

王锦秋在这部书中写的是传染病医院医护人员预防和抗击传染病的故事，表达的是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抒发的是对人类生命的挚爱之情。人类自从在地球上诞生之后，为保证自己的繁衍发展，一直在与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做着不懈的斗争。我们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上繁衍生息以来，也一直在与传染病做着坚决的斗争。王锦秋用他的这部小说，让我们重温了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与传染病做顽强抗击的历史，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对生命的那份珍爱意识，让我们体会到了中国人那种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

王锦秋在这部小说里对叙述语言也做了新的实验和探索。比如形容词的破例使用，又如名词的活用，再如在讲述不同人物的故事时有意使用不同的语调，让人读后感受到不同的韵味，也显示出作者驾驭文字的不凡能力。我在读这部书的过程中，在语言上的确获得了一种新的阅读享受，这也是我要向他特别表示感谢的地方。

我对他今后的创作满怀着期待，盼望着他能继续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人生无处不青简

■王文建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天下皆有学问，人生处处青简。”在我看来，书，不仅局限于静态的纸质的，还包括那些动态的自然的、社会的和生活的。因此，我读书，从来不受囿于书房或图书馆，而是随遇随读。

自然是书。“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置身自然，身侧周围，俨然一部部书卷。有的宏大，如天，那是部盖着的书——朝升暮落的太阳，是书的“防伪标”；逐时而流的星月，是熠人眼目的书号；游来荡去的云朵，是书的插图；风雪雨霜电闪雷鸣，是书的内页。有的宽展，似地，那是本摊着的书——巍峨的山峰，是书的卷轴；雄浑的江海，是书的目录；葳蕤的草木，是书的扉页。有的厚实，如东奔入海的百川；有的轻薄，如时一声的鸟鸣；有的彩绘，如艳丽的花朵；有的铅印，如墨绿的稼禾……

人生在世，难免要抬头看自然，自然于是入了眼，入了心，成了别样的文字。比如看雨，眼里的雨不啻是雨，更是“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的离愁别绪，“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不老诗行，“雨打芭蕉，绿肥还是红瘦”的牵肠挂肚；比如登山，面前的山不啻是山，更是山若男人般的古铜体肤、质朴憨厚、刚毅不屈、沉稳持重；比如濯足，脚下的水不啻是水，更是利万物而不争的修养、柔可克刚的哲理；比如泛舟江河，舟已不再是舟，而是《赤壁赋》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至；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珠言丽句，自空而下，浸洇入水，淌成绚丽的浪花朵朵；比如赏月中秋，月又分明成了大词人苏轼关于挚爱亲情的告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社会是书。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卢梭曾经说过：“社会就是书，事实就是教材。”这话，一点都不妄诞。社会这本书里，既有光彩华丽的扉页，又有灰暗陈旧的篇章，而无论光彩华丽的扉页和灰暗陈旧篇章里记录的大大小小，或悲或喜，或闹或静，或浓或淡，或稠或稀的事，都能“烛照”出人的品行和素养，而伴随着悲喜、闹静、浓淡和稠稀之事折射出来的一个个或高尚或卑下或伟岸或龌龊的人物形象，是皆可作为人生之尺来比照的。比照的结果，会让我们悟出许多书本上根本没有出现的事理，而从中悟出的事理则会教我们如何去做人，如何去行事。

生活是书。“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说生活是一本书，需要我们用心去翻阅，一点都不为过。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生活是书”，不是就书籍本身来论，也不是就读书态度来论，书籍本身和读书态度原本就是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之谓“生活是书”，强调的是生活本身，也即生活的“原生态”。这一点，在经典歌曲《苦乐年华》里有一段歌词可以很好地印证——“……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是一根线，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生活是一条路，怎能没有坑坑洼洼？生活是一杯酒，饱含着人生酸甜苦辣……”生活就是这样一本书，一本可从中品出酸甜苦辣的书，一本可从中品尝出喜怒哀乐的书，一本可从中品尝出理想信念的书，一本可从中品尝出挫而不馁的书，一本可从中品尝出处世之道的书。

为了享受生活，难免要上网，欣赏歌曲，观看电视剧。这个时候，电脑、歌曲和电视剧从某种意义上成了“另类书籍”。书里呈现的新鲜或不新鲜的人和事，会在你的心头不自觉地刻下印痕。“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如果能放出眼光，多维地审视书籍的内涵和外延，广博地汲取天地万物生活万象之精华，你我势必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睿智的人，圣哲的人。毕竟，能把自然、社会和生活纳入“书籍”范畴的智者和哲者，并不多！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4时35分 印完5时35分